

迷境

作者: 夜

Powered by [紙言](#)

迷霧(上)

下課鐘聲終於響起，同學們期待以久的一刻終於到了。

同學們爭先恐後，奪門而出。其實這樣的情境似曾相識，就是和動物園的獅子、老虎見到大塊的鮮肉時，衝上去大口噬咬沒有分別。看來那群男生又要在球場大顯身手以博紅顏注意了，這種吸引異性的方法對於我這種全無運動神經的人來說可謂遙不可及。

然而，當我準備離開班房的時候，我的豬朋狗友王子軒卻把我叫停。

其實我認為他不配名字中「王子」二字，雖有接近王子般的家底，但無王子應有的俊美外貌和言行舉止。

「嘻.....周偉文。」

「怎了？」

「求下你，等我留完堂後才和我一起走吧！」王子軒一直在我耳邊哀求着，「我們是朋友來的，你也不想獨自一人回家吧？」

下課的鐘聲已響起，以我的速度，本應也是離開了學校，踏上回家的路途上。但是，王子軒一直纏繞着我，不停的要求我陪他一起走。

王子軒他因為拖欠中文老師的功課，今早，中文老師在堂上大發雷霆，着令他一定要在留堂班內完成，否則留堂一星期，兼扣兩分操行分。但是，我才不想花時等他一人，我也有功課要做，與其在學校做，我倒不如回家輕鬆自在的做。

「這是什麼道理來的？」我面對他的哀求，沒好氣的道，「你留堂是你的事，為什麼要我好像陪葬品一樣陪你？」

「啊！不要這樣說，我們這知己來的，畢竟我們由小五開始就一直同班，我們.....」

「行了！沒有商議的餘地！」我一臉認真的對他說，「知己都是這樣了。」

畢竟，這時候就算是知己也是這樣說。

「那麼.....沒辦法了。」王子軒的聲線突然陰險起來，面相也變得比先前更奸猾，道「你這樣，即是要迫我把你暗戀鄭.....」

在「鄭」這一個字在傳入耳中後，我身體的運動神經迅速活躍起來，指揮右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他的口捂着。

「夠了！」我狠狠的盯着他，「如果這件事有第三個人知曉，我馬上把你碎屍萬段！」

「知了，我只是稍微提一提吧！」他用力拿開我的手，不滿的向我發洩。

「啊，算了！」我也不想和他糾纏下去，反正也要做功課，換個地方做也不差，「我還是不夠你說。」

「即是.....你願意等待我？」王子軒一時猜想不到我的意思，疑惑的問。

「是啊！」

「啊.....你始終是我的好朋友！」王子軒喜出望外的說。

他臉上的神色也放鬆許多，不似之前的的繃緊，看來我對他的支持相當重要。

「啊，對了。」我在他準備踏出課室的時候，趕緊叫停他。

「怎了？」他一臉疑惑的看着我。

「千萬不要把我暗戀她的事說出去！」

※※※※※

留堂班的留堂時間為一小時三十分鐘，但以我做功課的速度，解決所有功課只需五十分鐘左右。啊！還有差不多三十分鐘，我當初真的不應該答應他的！

我瞧看着窗外，瞥見天空烏雲密佈，看來一場大雨不能避免了。

對了，我今日忘了帶雨傘。

王子軒他可能會有，但我還是不要對他抱有太大期望。

「周偉文，你為什麼還在此的？」我聽到有人呼喊我的名字，馬上轉身望向門口，只見站着兩人。

「馬雪希，陳賢！」

老實說，我以為班上的人都走了，只有我一人留在這，實在想不到他倆會出現在此。

「對了，為什麼你們還未走？」心中的疑問驅使我衝口而出。

「唉，說來話長。」她邊說邊走向自己座位坐下，深深不忿地說「又是那個陳老太婆，人做老師，她做老師，我從未見過一個如斯麻煩的人，她又說我的作文有問題，又要我重作一篇，媽的！」

原本還想追問她，但是看到她越說越激動，看來還是一個不適合的時候，我只好把快說出嘴邊的話強行吞下。

現在實在不宜繼續探究下去。

然而，從陳賢的表情也可以推測出他和馬雪希一起出現在這的原因是一樣的。

「你是被陳老太婆所罰嗎？」為了證實我的推測，我還是選擇問他。

「你猜錯了，我只是遺漏功課在班房而已。」陳賢冷冷的說。

這次我猜錯了，真失敗！

不！是他演技精湛而已，畢竟他是戲劇學會的人，善於表面是一定的。

「給你的表情騙了，還以為你是給陳老太婆罰的，戲劇學會的人果然與眾不同。」我還是忍不著對他冷嘲熱諷一下。

「多謝讚賞，像你這樣的人可是永不會明白戲劇的精髓。」陳賢冷冷的回應我。

「你.....」

當我還沉醉於和陳賢互相譏諷的時候，馬雪希驀然介入我倆的爭議聲中。

「對了，你們剛才有沒有見到在401班房內有人被圍毆嗎？」馬雪希漫不經心的道。

「有.....嗎？」我倆都異口同聲地說。

「我一直在班房。」我補充多一句。

畢竟，我倆的腦海全部都是嘲諷對方的語句，能夠回應她已經算是不錯了。可能她是有心終結我倆的互相譏諷，她也可能只是在沉悶的作文中自言自語的一句。

「原來如此，看來你們對學校的了解只是在於表面。」說罷，她便放下手中的功課，神色凝重的對我倆說，「掩藏於海面之下的冰山，比想像中更恐怖。」

「願聞其詳。」陳賢托了眼鏡一下，擺出一副充滿好奇心的樣子。

「聽說.....」

「下雨了，是一場滂沱大雨。」我瞧瞧窗外，瞥見景色已被白茫茫的兩點遮蓋著，漫不經心地說。

「喂！我在說話啊，你可以別插嘴嗎？」馬雪希十分不爽地說，「有誰不知道現在下大雨嗎？」

「都是我的錯，對不起。」我趕緊在她發脾氣前道歉。

但我的語氣似乎比較戲謔，稱不上是道歉時應有的語氣。

「好吧！算了。」

呼.....看來我剛才把一場危機化於無形。

「怎了，這是什麼來的！」

「外面的景色都被遮蓋著了！」

「我的天啊！學校四圍充滿著！」

「怎了？下面一群人在大喊大叫？」我疑惑地問。

馬雪希無視我的提問，直接行到走廊看過究竟。

「有誰不知道下面有瘋子在大喊嗎？」陳賢模仿馬雪希剛才的語氣，又對我譏諷一番。

我不屑一顧，直接走出班房，往走廊方向走去。我寧可去看過究竟，也不願再回應他。

當我走到走廊的時候，映入眼簾的景象，使身體不禁怔一怔。眼前之景，實在極為驚人，我敢說，這種現象我一生從未見過----高聳而濃厚的白霧包圍學校，校外的景色盡是白茫茫一片。

這種霧，一定不是正常的天文或者地質現象，我敢肯定。

不知怎樣，我有一種不詳的預感。

迷霧(下)

「它真是普通的天氣現象嗎？」

「為什麼這些霧只在學校周圍漂浮，而不湧入校內？」

「很.....很可怕啊！我要離開這裏！」

雨勢比先前減弱許多，所以一大群人聚集在操場上，議論紛紛，而我和馬雪希卻沒有像下面的人一樣在交頭接耳，談論此奇景。

其實我對突如其來怪霧真是沒有太大的感覺，至少沒有像操場那群人一樣。

這團包圍學校的濃霧也可能真是一種百年難得一見的現象。儘管我一直想出不同的理由來填補心中湧現的疑問，但看著這團怪霧，一股莫名恐懼感卻油然而生。

而馬雪希卻處之泰然，表情淡然，沒有流露出一絲情感。

也許，她也認為只是普通的霧而已，討論只是多此一舉，拿上書包，走出學校，就是如此簡單。畢竟，她比班上很多人有更成熟大腦，分析、推理能力也是不俗的。

是她經常看偵探小說的原故嗎？可能吧。

忘了說，是沒有發怒的時候。

「對了，你怕嗎？」馬雪希驀然一問，打破我倆之間的沉默。

她忽然提出的問題，剛好正中下懷。

「沒有什麼好怕。」我故意把聲線提高，掩飾心中的恐懼，「你以為會像恐怖小說一樣，全部人被困在此嗎？」

「應該.....不會吧.....」她這次回應有點遲疑不決。

「反正在這裡呆站也不是辦法，不如下去看看現在怎了，好嗎？」她再說。

反正在這裡也不會得到什麼消息，下去打聽也是不俗的考慮。

我直接了當的答應她。於是，我倆便急步往前樓梯方向走去，在接近401班房的一刻，我聽到一些由拍打物體所產生的聲響。

「拍拍！拍.....拍拍拍！拍！」好似是拍打籃球，但又似是用拳頭在大力擊打物體。細聽之下，在那麼不規律的拍打聲中，隱約聽一絲慘叫聲。

「.....救.....救命！.....」

「收聲！」

悲鳴很快就被無情的拳聲蓋過。

「看來她沒說謊.....」我心想，「學校的確有很多黑暗面。」

「快走，我們都愛莫能助。」她見我步伐有所減慢，便對我說。

我考慮了幾秒，還是選擇隨她步伐而去，袖手旁觀往往是悲劇不斷重演的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我倆間接做了幫兇。我只好祈盼那人能安然無恙，這就是我讓自己心裡好過些小的理由。

※※※※※※※

我倆剛抵達學校大堂，便見到一大群人站在校門前，議論紛紛。

我隨便問身邊其中一人，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一定是剛下來的，前面那群人在嘗試走出這裏。」

「嘗試？不就是走前幾步便能離開嗎？」馬雪希疑惑地問，「難道...那團霧真把我們圍困著。」

「哈！你說得對，那團霧的確把我們困在此，所以才嘗試啊！」

正當我們還想追問下去的時候，一個人從濃霧中飛彈出來，被重重摔個四腳朝天。

看到這樣，我倆不禁怔一怔。

「又是這樣，已經第五十四個了！」人群開始起哄。

「你們看到了。」那人頓一頓再說，「很多人已經嘗試可否從正常途徑離開這裡，但是還是一再重複同樣的結果。」

「就是在進入那團霧後，被一股不明來歷的引力所牽引著，繼而拋出霧中。」馬雪希補充那人還未說出的部分，她依舊保持著冷靜，不愧為班上的「推理女王」。

可能她的冷靜真是為了掩飾自己的恐懼，可能是。

「對.....」那人嘆了一口長氣再說「所以我們真是被困在這鳥籠內啦！」

被困？我不信，我還很多事未辦！小學同學的聚會、參觀大學、和女神的電影夜.....還有要和女神表白！

要我不明不白地被困在這？

不！可！能！

這刻...我充滿鬥志，誓要打破宿命！

「我不信，我要親自試一次！」我對眼前的濃霧下挑戰書，「你們都給我讓開！」

「那.....祝你好運。」那人語重心長道。

「我也祝你好運。」馬雪希莞爾一笑說。

人們聽見有人要再次挑戰，馬上向兩旁散開，騰出一條通道給挑戰者。

我雙腳蓄力，眼眸狠狠盯著校門前的霧，打算直奔向前，破霧而去。喧鬧的人群漸漸靜下來，人們注視著我的舉動，畢竟同學們也希望見到成功的例子，以燃起心中的希冀。

1... 2... 3... !!!

我雙腳釋放蓄存已久的力量，以我生平最快的速度猛力直奔向前，不消三秒，我的身體已經沒入霧中，周遭的視野也陷入白茫茫之中。

我邊跑邊掃瞄周遭的景物，希望找到端倪，以便找出離開的路徑。但是...在我眼中，除了霧、還是霧。

慘白的霧！！

校門前的街道、馬路、樹木、花叢...全都消失了，濃霧把這裡重重包圍啊！現在，要觀察遠方景物已經不可能了。

驀然，我的腳步變得沉重，向前走一步要比平時花上更多力氣，當我想再向前走時，忽然察覺身體被一股引力所牽引著，盡管怎麼向掙扎也是途勞無功。

引力越發強大，我身體就越往後退。

「難道要結束嗎？」我咬緊牙關，打算用盡全力來擺脫控制。

剎那間，我發覺引力大得已經使我雙腳離地。雙腳離地？失去雙腳支撐地面，那會.....

「糟了！」

我迅速被引力所吸引著，速度之快宛如黑洞吞噬萬物一樣。

我跌跌撞撞地後退，不消三秒，我便「重見天日」。

這回，被摔得四腳朝天的是我！真是恨不得找個洞來藏起來！真痛！

「唉...」人群中，嘆氣聲不繼，人們的眼神無一不閃過失落之情，再次的失敗使得事實更加殘酷、更鐵定的顯露人前。

我們真的被困了。

「來吧，周偉文。」那個剛才我向他搭訕的人向我伸手，示意讓我借力而起。

我握緊他的手，借力站起來。

「你怎知我的名字？」

「馬雪希說的。」他直接道出。

「馬雪希，你怎能把.....」

「名字而已，怕什麼？」馬雪希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樣子說。

「你們都別再說了，我們先去食堂走一趟吧。」

「我們要為以後的生活打算了」他拋下這兩句後，徑自走向食堂。

「對啊...的確要準備了...」馬雪希喃喃自語。

準備.....以後的生活？對！差點忘了，我們不知道要被困在此多久，的確要為未來打算。

這團霧，既包圍了這裡，也使眾人前路暗淡無光。

小食部(上)

我打算再試一次，但是馬雪希揚手阻擋，對我打眼色，示意不要重蹈覆轍。

「試多次，說不定有奇蹟嘛！？」我心有不甘地說。

「事實放在眼前，你看。」說罷，她便指向霧中。

我的目光投向她所指的位置，未幾，一個人從霧中飛彈出來，重重的摔個四腳朝天，軟弱無力的攤在地上。

「我的手啊！好似斷了！」幾個紅十字會的同學見狀，立刻帶同藥箱上前為他檢查。

「如你所見，離開這裏暫時是不可能的。」她淡然冷徹地望向遠方的食堂。「現在先到食堂與他會合吧。」

「他？剛才我搭話的那個？」

「對。難道你連這種事情也記不得嗎？」她用居高臨下的眼神凝視著我，帶點嘲弄的意味。「他叫作李智林。」

「李智林.....」這個名字傳入耳中一刻，腦海的回憶有所哄動，但是一時間又想不出和他有什麼關係。

「對了，我們不是要先找同班同學，確認他們安危嗎？」

「他們要麼早早就離開學校、要麼就被困在這。」她白了我一眼再道，「有什麼好擔心呢？要是他們離開了這鬼地方，我們應該恭喜他們。」

又說得有道理，剎時間無法反駁。

「那.....找到他之後怎了？」

「不知道啊.....」她沉默半晌再說，「不過他說，只要我倆跟他往小食部走一趟，糧食方面短期內不再是問題，還可以食飽。」

「什麼派別的人物呀？居然如斯胸有成竹的許下諾言？」我一時間大感疑惑。

為什麼他只是和我們有過一面之緣，但卻助我們解決困難呢？他究竟在盤算什麼陰謀？

「喂！走了！」馬雪希呼喊我。

「哦...」

算了，我暫時都不要再想他有什麼意圖吧，反正，從現在的局面來看，多一個朋友，總好過多個敵人。

我隨她步伐而行，向著食堂方向前進。

※※※※※

我甫進食堂，當前漂浮著一大片霧---是愁雲慘霧。

這裡的人臉上都幾乎掛著一副沮喪、死氣沉沉的樣子，顯然他們已經接受了被困的事實了，不像校門的那群人一樣，依舊死心不息的嘗試著。

有些女生們抱頭痛哭、泣不成聲，淚水宛如山洪暴發一樣從眸中傾瀉出來，旁人則連忙百般撫慰；有些男生則在嘗試打電話或傳訊息和外界通訊，不過從他們臉上表情可以得知，是沒有用的。

更有幾個人可能接受能力低，更有「撼頭埋牆」的舉措。

而更多人聚集在小食部前，爭先恐後地搶購食物，不時間有人因為插隊等理由而發生爭執，儘管小食部的職員一直聲嘶力竭地向同學們解釋要等待老師的指示才可以讓同學購買食物，但是氣急敗壞的學生們怎可能聽入耳？雙方的爭論聲此起彼伏，場面頗為壯觀。

「喂！我在這裡啊！」

我聽見有人呼喊我，往聲線源頭瞧看，瞥見王子軒向著我猛力揮手。

我在那迫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左穿右插，好不容易才來到他們所在的角落座位。

「對不起！要不是我迫令你留在此，可能你早就離開了，對不起！是我連累了你，對不起！」我剛坐下，王子軒就馬上在我耳邊瘋狂道歉，弄得我有點煩。

「別這樣了，反正我倆都是被困在這，就當打平了！」我趕緊安撫他，以免他繼續大吵大鬧，弄得別人目光也注視在這。

「對啊，只是我們以後互相扶持就可以啦。」馬雪希也附和著我說。

「多謝你們.....」王子軒破涕為笑，緊緊的握著我的手說。

此時，在一旁沉默已久的李智林莞爾一笑，對我說，「看來這裡的人很快暴動了。」

的確，小食部那裡的人群和職員之間的爭執比先前更嚴重，已經有幾個人劍拔弩張，聲言要攻入小食部奪回食物，幸好有人比較冷靜，勸阻他們，才避免一場更大的衝突。

「現在學校也人滿為患，你憑什麼保證我們可以取得食物？」我看到小食部的情況後，不禁對他先前的諾言有所質疑。

「對啊！在這樣情況低下，我想老師們應該會實行配給制，以保障糧食供應可以持久。」馬雪希也道出自己質疑理據，「何況，分配得來的食物應該不多，何以得食飽？」

「放心吧，我從不食言的。」他嘴角上揚的道，「我可是學生會的幹部來的。」

「學生會.....幹部，難怪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食物」馬雪希臉掛著一副恍然大悟的樣子地說。

「還有.....我欠你們一份人情，此刻，就是我償還的時候。」他一面認真，看著我和王子軒道。

「人情？」我倆面面相覷，剎時間記不起那塵封已久的往事。

「我看你們應該忘記得一乾二淨了。」李智林淒然苦笑，「還記得中二那年，你們為新來的我做了一件傻事。」

中二..... 那一年..... 那件事.....我們.....救了你！

我一直想，究竟是什麼傻事呢？

塵封在腦海深處的回憶受到牽動，悄然浮至眼前，遺忘的往事宛如電影一樣，播映在眼前。

我終於記起了。

小食部(下)

「你就是新來的那個插班生？來給本大爺看看！」

我和王子軒希望可以盡快完成功課，然後離校，料不到，那群惡霸居然在我們班房，欺凌一位今日到我班讀的轉校生，而我們卻在走廊目睹這一切。

「你.....你們放過我吧！」那人以顫抖的聲線，惶惶然用力吐出了哀求。豆大的冷汗在微顫的項上變得離遠也清晰可見。

王子軒瞥見此狀，大力外扯我的衣領，並以眼色示意我們不應多管閒事，遠此是非之地。與此同時，我心中燃起的一股怒火，已是不可遏止，教我不能置同學生死於不顧。

這團火驅使我打算上前教訓這群人一頓。

我對這群欺善怕惡的惡霸的實力，是了然於胸的。相信前去解救我亦吃不了虧。

「你是傻的嗎？他們這三人是臭名遠播的惡霸來的，你想去送死嗎？」王子軒緊緊握著我手臂，咬牙切齒地說。

「我們合作，一定可能打敗他們。」我反過抓緊他手臂，說「他們只是虛張聲勢而已，不用怕他們！」

「但是.....我怕.....自己力有未逮.....」王子軒憂心忡忡地說，「他們可是惡霸來的」

「他們是惡，但不夠霸。」我苦笑著說。

說罷，我便一支箭的衝進班房內。

「別啊！」王子軒正猶豫是否跟隨我步伐入去教訓他們。

「喂！你想怎.....啊！」

我緊握右拳，猛力搥向頭目的腹部。他猛失數步，手環抱其腹，身前仰痛苦呻吟。

隨從見老大亦不佔上風，趕緊向我眉心揮拳。我下意識地側身一避，再身形一矮，使出「掃堂腿」攻其下盤。畢竟也只是欺善怕惡之輩，一個馬步不穩，向後直撞垃圾桶。

此時，趕到的王子軒從雨傘架內拿出一把長傘架在準備動手的第三個人眉心前，狠狠的道。

「你們還想繼續嗎？」

帶頭的那人似乎想起身再戰，我見如此，便猛力踢了他幾腳，希望他能知難而退。他們幾人面面相覷，不過幾秒，他們臉上就掛著一副失敗者應有的容貌，夾著尾巴落荒而逃。

他們走前還不忘拋下幾句恐嚇的話，來來去去都是什麼「你給我小心點！」，「下次十部奉還！」

等等。

「敗者之言，不足為懼！」王子軒嗔道。

「剛才又不見你一騎當先？」我調侃他。

我的話一針見血，王子軒淒然苦笑，無言以對。

「多謝你們，沒有你們出手相助，我也不知道怎麼是好了。」他對我倆感激涕零，感謝聲不斷。

「不用了，我們是同學來的，應該互相幫助。」

「我比較想知道你們名字多點。」王子軒問道，「因為我今早沒有留意你的自我介紹。」

「我名叫李智林，對了.....我。」

「怎了？」我倆異口同聲地道。

「我...我的飯錢被他們搶了，你們可以借些小給我嗎？」他有點尷尬地說，「我一定會還的。」

「沒問題啊！」王子軒爽快的答應，之後十分豪爽的拿出一百元交給他手上。

「王子軒，以你王子般的家底當然不成問題吧！」我調侃著他。

王子軒又再苦笑著。

「多謝你們啊！我以後一定會報恩的。」

「不用了，只要你令自己變得更強，使是好的回報了。」我道。

對了，我們把做功課這回事忘得一乾二淨。

※※※※※※

「其實你當時怎樣知道自己能把他們擊退？」馬雪希聽到我敘述往事時，不禁有所疑問。

「其實他們平時只欺凌弱小，面對一些樣貌比較兇的人又不敢招惹。」我淡淡道出分析，「何況只要有人揚言要以武力解決時，他們一定退縮，藉口推搪，所以我斷定他們應該是虛有其表。」

其實我當的確沒有怎麼思索便去救人，現在回想，也頗危險的。

「當時要不是我用雨傘往他眉心一刺，可能.....」王子軒還在吹噓自己的功勞。

「知你厲害了，閉嘴！」馬雪希明顯聽得有點不耐煩。

「.....」

「對了，之後那群人還在這裡讀書嗎？」馬雪希疑惑地問。

「據我所知，在我轉校而至的三個月後他們被學校強令退學。」李智林冷冷地道，「反正欺凌總不會因為某幾個人的離開而停止的。」

「對啊，我們班也有。」馬雪希有感而發的道。

驀地，食堂門口的人無故哄動起來，我們不約而同瞧看該處。

「我們要買食物！」

「你們怎麼搞的，我們快餓死了！」

「快啊，讓我們飽餐一頓，我們很餓！」

原來是訓導主任雷sir和幾個學生會的高級幹部被大群學生包圍。他們似乎想宣佈一些事情，但是群情激憤，學生們不停向他們訴苦、發洩不滿，以致場面十分喧鬧，雷主任他們有口難言。

「肅靜！」雷主任突然從身後拿出揚聲器，喊道，「我有時宣佈。」

人群剎那間被他如雷貫耳的聲線懾服，頓時鴉雀無聲。如果他早就用揚聲器就不用麻煩了。

「我要宣佈的是。」他沉默半晌再道，「我們將會分配食物給你們。」

人群驟然響起如雷般的歡呼聲。

「但是你們先回到座位上，盡量讓出空間，因為將會有更多人來到這裡，你們守秩序的話，糧食分配會更快進行！」

「你們先讓開，我們才能進入小食部。」那幾位高級幹部著令人群散開。

人群一哄而散，雷主任等人進入小食部的儲物室，把食物一箱箱抬出來，而頭上的喇叭開始宣佈有糧食分配的消息，不消幾分鐘，又有一大群人迎聲而至。

「等我一會兒。」

說罷，李智林走到那幾位幹部身邊，道了幾句話，然後就拿了一袋食物回來。

「果然有辦法啊！」馬雪希稱讚道。

「你們可要留半下袋食物。」李智林指著人群苦笑道，「現在情況有變。」

等待領取食物的人越來越多，有不小人對配給制頗有微言，如非有幾位訓導主任和七、八個高大威猛「手瓜起隼」，貌似拳擊高手的男老師在此支撐場面，可能真是會有暴亂。

「不管了！」

饑腸轆轆的我們，瞥見食物便開始狼吞虎嚥起來，沒有理會李智林的勸告。

畢竟，現在都六時十五分了，快夜晚了。

雖然面前的稱不上為晚飯，但是還可以果腹的。

「對了，為什麼小食部的食物好似.....」王子軒把三文治塞滿口，含糊不清的說。

「這不奇怪，因為學校前幾天才購置一大堆食物堆滿小食部的倉庫。」李智林淡淡地解說，「足夠我們食用三星期。」

「那我們起不是成了特權階級？」馬雪希指著裝有半滿食物的膠袋說。

「算是吧。」李智林苦笑道，「不過我沒有料到居然還有如此多人被困在這。」

「奇怪了，那團霧出現的時間大約為五時十五分左右，也就是我們被困在這裡的時候，按照常理，大部分人應該而離校，為什麼還有一大堆人留在此？」王子軒指著人群，疑惑問道。

現在不單食堂迫滿人群，連操場也開始被密集的人群佔領。

「說來又怪，怎樣來那麼多人呢？」我也不禁提出心中的困惑。

頭上的喇叭突然又再活動起來，似乎有人要宣佈事項了。

「各位同學、老師，請在十五分鐘後到達操場集隊，我們有要事宣佈。」

「還會有人願意集隊嗎？」我提出一個不似問題的提問。

他們沒回應我，我也不期望有人回答。

良久，終於有人說話，不過還是未有人回答我。「這可是一場事關重大考驗啊。」馬雪希冷笑地說。

「啊，沒錯。」李智林似乎猜度到馬雪希的意思。

考驗？

他們倆人有時真令人一頭霧水啊！怎麼不直接了當說出話中之意呢？

但是，究竟是事關什麼的考驗？

講話

「究竟你們是在故作怎麼神秘啊？」我按捺不住疑惑，向他們問道，「什麼事關重大的考驗啊？」

「對了，快說吧！我想知道。」王子軒看來也猜不透。

「哈！答案也浮在水面了。」馬雪希盯我一眼，冷傲的道，「你認為人群會服從嗎？」

集隊？

對了！在這樣情況下通常人群也會拒絕並且哄動起來，搞不好還可能暴動起來，使這個脆弱的和平崩潰。

「為什麼我們要集隊！快解釋！」

我旁邊有人在叫囂，不久便有人附和著他，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勢。

幸好幾位訓導主任的威嚴尚在，他們大喝一聲，叫囂的人馬上噤若寒蟬。也許他們怕的並不是訓導主任，而是主任身邊狠狠地盯著他們的幾位身材健碩的男老師。

「所以這是一個學生和老師雙方在此事上的信任度的角力？」我喃喃分析著。

「都可以這樣解釋的。」李智林一臉認真的道，「但是最重要是老師能否短時間內在學生面前建立威權起來。」

「單靠幾個樣子兇狠的訓導主任可是幹不出事情來的。」

「這我可明白。」王子軒自豪地說，「根據人類的行為歷史去預測，在極端的困境下，人們是傾向不會渴求自由和民主的，他們需要的是安全感和強力的領導。只要性命能夠得到保障，他們大部分都會接受獨裁者的統治。」

「他們渴望被保護、渴望優秀的領袖指引，以最少的付出來得到最大的保障。」

「這次你又沒錯，頗有小聰明。」李智林稱讚著王子軒，繼續分析著事件往後走向，「我想那群老師一定是想借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大做文章，從而成為統領眾人獨裁政權。」

「現在最迫切的是糧食問題，除非老師們能掌握穩定的食物供應以鎮定人心，那才能讓人順服。」

「可惜他們不是多啦a夢，不能夠用法寶複製食物，真慘。」馬雪希面色一沉，譏諷說著。

此時，頭上喇叭再次響起，雷主任的聲線又再存入眾人耳中。「請各位立刻到操場集隊，我們之後宣佈的事項，將會是事關大家生存的重要情報，請各位合作。」

喧鬧的人群漸漸沉靜下來。

「頗高明，居然用生存作為籌碼。」李智面色陰沉地說。

人群並未有好似先前一樣哄動起來，反而是沉思下來，食堂難得寂靜下來。分針轉了五個大圈後，人群究終還是選擇回到操場上列隊。

這次再沒有人生事。

「我們.....跟隨嗎？」王子軒顯然有點不知所措。

「去吧！跟大伴兒。」說罷，馬雪希逕自走向操場。

「我們也去吧！」我對他們說。

我和王子軒走到4a班的集隊位置，而李智林則到4e班的位置上。

「肅靜！」站在台上的雷主任喊道，喧鬧的人群隨即噤聲，靜待他宣佈。

「好了，現在先點算人數，請各班班長出來點名。」

「一，二，三，四，五.....」這些點算的聲音四處響起。

「怎辦了.....小了幾個人.....」我們的班長李韻娜顯然有點手足無措。

「直接交出去吧！」陳老太婆喝令她，「不要管了！」

忘了說，陳老太婆另一個身份是我們的班主任。

「但是.....」

「別說了！你不去，我自己去！」她一手搶過點名紙，頭也不回地離開。

「那.....怎了.....」

「別管她，你先回來自己位置吧。」女生紛紛向她伸出安慰之手。

五分鐘的過去，點名的工作終於完成。

「好吧，我們這裡共聚集了一千一百人，五十一人缺席。」他快速掃視眾人再道，「今日回來參加聚會的畢業生們已經計算在內了。」

「好吧，接下來我會向你們公開我們目前所掌握的情報。」他大力咳嗽清一清嗓子後再說，「關於這裡的所有資料。」

眾人沉默著，期待他解答自己心中不斷湧出疑問。

「相信大家都知道目前為止，是沒有一個可行的方法離開這裡。」他沉默半晌再道，「我相信大家應該清楚不過吧。」

「然而，那些霧把我們可視範圍以內的景物都覆蓋著，現在我們可以見到的就只有那灰暗的天空和與天空接壤的白霧，幸好它沒有湧入校園，否則我們將會舉步維艱。」

「根據不同人的口供所知，白霧出現的時間大約是五時十分左右，它是伴隨一場大驟雨。據目擊者所言，白霧由出現到生成現在這樣子只是約十五秒左右。」

「至於它對人體有沒有害，經我們反覆測試，我相信它除了特別濃厚和有股不明力量阻擋我們出外，我肯定它是無害。」

「所有信號全部失效，信息無法傳遞出外、無法和外界通電話、無法上網、無法連上多人遊戲，總括而言，手機和電腦在這裡已成了一塊廢鐵.....希望在場沒人上網或手機成癮吧。」

「雖然電力和水的供應至今尚有，但是不保證往後的日子會否繼續不斷。」

「其次，我們將會打開小賣部的庫存，按所需的分配公平予大家，人人平等。然而，食物的量很可能只能撐到五日左右，而這已經是最樂觀的算法了。當然我們也會搜索學校每個角落，希望可以找到一些食物吧。」

「接下來，我將會把時間交給學生會主席---黃言文。」說罷，他便急步下台，把咪交給黃言文。

「大家好，我接下來會宣佈一些剛和主任們達成的協定。」

「首先，往後學生會將會直接管轄所有學生事務，即是學生自治，如非必要校方是不會插手。」此時，台下一片「噤哩咕嚕」，討論著這個對他們來說十分重要的大消息。

「請各位肅靜，我還有要事宣佈。」

「最後，為了保障大家安全，晚上十一時後不得在校內遊蕩。」他沉思一會，再說，「另外，所有學生會的幹部請在集會完結後到學生活動中心集合。」

他把咪再交到雷主任手上。

「為了學生安全和方便管理，我希望大家今晚盡可能集中在一樓禮堂和地下的學生活動中心，盡量不要分散在不同的班房，這樣即使有事情發生時大家亦可以有個照應。」

「不過決定權始終在你們手上。最後，我祝各位能順利渡過第一個晚上.....」

「解散！」